



千年沿滩

杨雪

川南沿滩，隶属自贡市的一个行政区，背倚沱江、紧临釜溪河。历史上此地因盐成邑、因盐而名、因盐而兴。所谓千年沿滩，并非它的历史沿革只有千年，而是说它的水路盐运史已有上千年。

在沿滩的仙市古镇，将自贡的井盐通过水路运往全国各地，送到广大消费者的餐桌，便是从这里发端，从而演绎出了千年盐运不灭的传奇。

我在仙市古镇的水码头留恋，沿着古老的石梯拾级而上，仿佛触及到了盐运船工苍凉的号子声，那种艰辛与不屈，那种豪迈与悲壮，令人赞叹、令人唏嘘！

在那棵古老而巨大的黄楠树下，在遮天蔽日的树荫下，眼前的釜溪河已然寂静下来，过往的历史仿佛不曾发生，而岁月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，却固执地敲打着我心壁。

在水路盐运的黄金时代，因釜溪河水流急、河道狭窄等特点，当地造船师摸索出了建造歪脖子船以应对水流和河道的难题，使盐运船从仙市古镇起运，平安到达那关镇的沱江边，再转乘大船抵达泸州，进入浩浩荡荡的长江，驶向远方。

出于生长于长江边的缘故，我对釜溪河上平安运行的歪脖子船印象深刻，这种载运量小、轻灵、安全的盐运船，主要是靠船头的曲线设计避开急流水浪的冲击，以免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，而在急湾险流处又可轻而易举脱险驶离。我的这一分析判断，得到了当地文史专家钟永新先生的认同。

自贡沿滩盐运造船师的智慧创造，让我大为震撼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辉煌，那种生生不息的付出，都是为了共筑美好的生活，让人念想并继承传递。

由于盐产业的兴旺发达，一时间引来了全国各地来此加盟制盐、运盐、售盐的各路人士。这期间，不乏因盐而发达的诸多豪杰，以致后来成为名震一方的名士奇人。

这些人经过多年打拼成为富甲一方的盐商后，并未花天酒地、坐享其成。而是向“士”的精神高地转型靠拢，在建筑、修史、助学、筑路、建桥等方面，出资出力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。

王家大院，建于清代末期，这座典型的具有川南民居风格的中式建筑，是盐商王和甫为其父亲王子成和家人所建。王和甫从小受父亲“忠于国家、孝顺父母”的思想影响，事业成功后为其家人修建了这样一所规模不小的宅邸，并将忠孝传家的警言家训雕刻在厚重的内墙上，以此唤醒后代子孙勿忘王家风的优良传统。

王和甫的担当，小到家庭，大到国家，这种家国情怀，做到了极致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作为当地盐商会会长，他不仅为抗战前线带头捐款，还积极捐赠抗战物资，在缴纳税款方面，还主动为时有困难的盐商们垫付税款，特别为筹建中的四川大学捐赠巨款，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善举。

王和甫的这种精神影响和传递，感染着无数人，有了钱的盐商们，开始思考并践行着有意义的人生观。

我在沿滩游历，慢行期间，感受到了

盐商们留下的古老建筑，这种凝固的音乐对我内心的震撼非同一般。

在沿滩，留下来的古建筑很多，比如徽派建筑陶然苑、福建盐商会馆天上宫、邓关观音阁等，都能让人神往而沉思。在仙市古镇的陈祠堂，这座由陈姓人家斥巨资建造的建筑，不仅有粤派建筑风格，还结合了西式建筑风格元素，其防火墙和屋顶均采用西式建筑风格。沿滩人以及由外地来此发展的中国人的包容、接纳，又相互融合发展的理念，在那时已完成接轨，让我们大为感叹。这座让族人祭祀和商议大事的地方，深深影响着古镇人的生活，凡事好商量，读书人可敬等观念深入人心，对知书达理等文化的敬畏一时成为人们的美谈。

自贡沿滩、富顺不仅是盐都的核心区域，也有才子之乡的美誉。可见文化教育有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发展。那天，冒着酷热，我来到沿滩的詹井村村史馆参观。在史料翔实、内容丰富的村史馆，不仅让我们知晓了詹井村的前世今生，也让我们明白了詹井村发展的艰辛、曲折和美好。其中有两个展陈内容给我印象颇深。

其一，是对该村乡贤文化前辈的梳理展陈，让我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这些最底层的文化名士，引领着一个村庄的精神追求和方向，无论贫与富、苦与乐，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信仰，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浸润，让人在骨子里透着信奉真善美的优雅，相互鼓励又相互帮助。这种信任与爱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往往会释放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。

我要说的第二点，是在村史馆展出的盐都人在抗日战争年代的特殊贡献。

当时整个自贡的盐产量每年大约在150万担，抗战烽烟起，前线将士和国人用盐量激增，国民政府要求当地增加盐产量，任务为年产300万担。面对这样紧迫而艰巨的任务，盐都人当然也包括詹井村的百姓，众志成城，恢复旧盐井、开凿新盐井、增加盐灶等多种方式，发扬连续作业，不畏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，将盐产量提高到年产480万担的水平，让人赞叹不已。

那天，我在詹井村村史馆久久驻足于这个展板前，忽然感到，盐不仅能补充人体需要的矿物质，也能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，让精神的骨质有了硬度又有韧度。这是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。

如今的詹井村，制盐业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。他们联合四川农业大学，利用盐水养殖基围虾，其虾个大、肉嫩、鲜美，深受市场欢迎，还大面积种植柑桔、花卉乔木，走在了新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上。

沿滩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他们懂得文化的创造和价值，首先是精神向度的坚定，包括方向、包容、大爱、无私以及信任、借鉴、互帮和创新，这一启示，在沿滩越千年而不朽。

如今的沿滩区，在新时代发展理念中，继承了前人智慧创新的理念，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光伏电能产业，在高新产业园，这一产业蓬勃兴起，为沿滩经济文化的转型打下了腾飞的基础。

山水有清音

高卫国

“音乐可以唤醒你内心的某些东西”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诗人惠特曼说的。他在《各行各业的歌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音乐的全部，是你们受到那些乐器提示后在你们心里醒来的东西。”

我想说大自然是最为圣洁的乐手，他奏出的自然乐章肯定也有唤醒启示作用。面对着大鸿寨的山水胜景，我听到了音乐，也想到了“山水有清音，何必丝与竹”这句诗。

大鸿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北部鸠山镇境内，是一处集峰岭、溶洞、峡谷景观于一体的森林公园。这里山峦起伏连绵，峰高谷深，谷底则较为平坦。

中国的名山大川大多都和历史传说相关，大鸿寨名字的由来也和传说典故有关。据传说，黄帝手下有四名得力神将，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。风后为相，力牧为将，常先击鼓，大鸿练兵，他们在辅佐黄帝战胜蚩尤、治理天下时都立过大功。大鸿在此处筑寨练兵，于是后世便有了这座

“大鸿寨”。

我来大鸿寨时正值深秋，秋天是调色板上色彩呈现最丰富的季节，仅用一个山清水秀对眼前色彩进行概括的话，绝对是一种懒汉式的敷衍。

浅绿、橙红、淡紫、金橘……那色彩的铺排犹如一首格律诗。微风一过，山头的各种树就摇头晃脑地朗诵起来，仔细听风里面有唐诗的韵味和宋词的格调。

举目远眺，对面一处山坡上栽满了枫树，正是红叶漫飞，层林尽染的时节，枫叶红得灼人眼睛。本来想再调动一些形容词修饰眼前的美景，我站在远处看了一眼，那醉人的红就种在了心间，刹那间感觉词汇也有局限，在美景面前，任何词汇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
林木间随处可以听见鸟鸣声，不同种类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这是大自然奏响的另一首乐章。循着鸟叫声向树林张望，我看见两只大体格长尾巴的鸟，停在一棵高大树木的枝杈上，它们纹丝不动，犹如老僧参禅一般。风吹树摇，这两只鸟安坐如

故，另有两只活泼的小鸟，身姿矫捷，它们扇动翅膀从一棵树上飞起，落在了另一棵树上，我站在路边和这两只小鸟近距离对视了片刻，便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。

山路两旁有规律地放置着一些加工过的小石墩，表面平整、外形朴拙，这样的石墩适合晾晒我一路上的疲惫。路旁那些动物造型的垃圾桶，将人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，我看着远处的树林和近处的动物造型，想到了《纳尼亚传奇》中充满奇幻色彩的森林。大自然才有童话，童话不属于城市，童话里的细节被城市的霓虹灯照亮后，那些神奇的想象在城市的天空中便无法藏匿了。

沿着山路向西北方行走，没多久即可遇见大鸿寨山体溶洞，溶洞可以直接用“别有洞天”这个成语来形容，洞外的山坡上骄阳似火，洞内的气温却清爽宜人。抬眼望石笋、石塔、石幔、石柱、石帘、石花的造型千姿百态，流光溢彩。这些钟乳石历经多年，天然形成的景观真可谓拟人拟神，惟妙惟肖，有的似金鸡报晓、仙人振

衣，有的若仙女迎宾、玉莲托佛，还有的如金刚怒目、菩萨低眉。大自然永远是最伟大的艺术，造化奇绝。

山脚下是一座名为龙泉寺的古寺，建于南北朝时期，寺两侧有溪流环绕。我来的时候寺庙正在扩建，山门右侧是一棵几百年的银杏树，树叶碧绿，树冠茂盛。往年这个季节，银杏叶已经变黄了，这一年气温持续未降，虽然节气过了寒露，太阳依然朗照大地，同行的伙伴还有穿短袖的，故而这银杏树叶依然绿如碧玉，再过去些时日，银杏叶泛黄后就更美观了。

冬天快来了，霜降之后，就立冬了，冬天的大鸿寨一定是另一番景象吧！此时，我眼前没有冰雪，脑海里呈现的却是冰雪盛装后的美景，想到大鸿寨冬日的雪景，保罗·策兰的一句诗便跳跃而出，“羊群在放牧天上的白云”，白色纯净的世界与这句诗便是相称。

果然胜景不虚，大自然的美景总是和诗歌童话紧密相连，美景奏出的清音可涤荡心灵，大鸿寨我会择日再来的。

一溪流水秀空灵

查晶芳

“咕呱，咕呱，咕呱”，声声相连，绵绵不断，灵动，温婉，恰似吴侬软语铺满了满溪。轻掬一捧，净洁明澈，宛如玉珠在手，沁润心脾。水中石子粒粒，清晰入眼。四周大树参天，翠色环绕，一溪碧波，随风荡漾。清光绿影间，鸟鸣啁啾，闻之，如饮晨露，满腹清芬，绿野仙林想来亦不过如此吧。

周末随先生回老家，下河滩洗，入得此境。

溪在路边，曲径通幽。蹑足而下，碧水盈目。然，水浅不过半尺，宽也只三四米。这溪，薄薄瘦瘦，全无春水初涨时忙于奔赴远方的急切与欢欣，此刻，她的脚步明显放慢了，呼吸亦变得悠长舒缓。走过热烈的夏季，步入秋天的原野，溪静了，

闲了，就像这一刻的我。

寻了块石头坐下。脱了鞋袜，赤脚踏在细碎的鹅卵石上，溪水像调皮的小孩，忽儿扯我裙角，忽儿摸我脚腕，忽儿又挠我脚趾，清清凉凉，麻麻酥酥。慢悠悠地从竹篮中取出衣物，先将它们压在脚边小小的浅水洼里，再开始一件一件地清洗。面前的大石块平整光洁，净滑无尘，手抚上去，略感粗糙，正是天然的搓衣板。我将衣服抖开，紧拽住一头，“唰”地一声，将其抛入水中。浸了水的衣服一改先前垂眉耷眼之貌，即刻伸手摊脚，彻底舒展开了身子，全心全意地和流水相拥相嬉。风也急不可耐地来凑热闹，它拂过水面，拂过衣物，衣服上不时鼓起忽大忽小的泡泡，明明灭灭，可

可爱爱……

明亮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，点点斑斑，落入溪中，波光潋滟，碎钻般晶莹。“唰，唰，唰”，我来回扯动着衣服，让它们全身心地与水共舞。溪水悠悠缓缓，流进我手心的肌肤，流进我的心底。这一脉清溪，将我的五脏六腑反复濯洗。衣服洗净了，身心亦觉明洁透彻了。

仰望蓝天，天蓝得令人惊艳。几朵小小的云正悠闲地飘着。秋天的云，也像被水洗过一样，空明纯净，盈然欲飞。隔着万丈长空，云与水各自鲜明，各自生动，遥遥相看间，似有情，亦无意。

云水相连，总引人无限遐思。“行到水

小城五点刚过，拉开窗帘，太阳就红彤彤地逼在眼前，预示着又一个火热的大晴天。我惯常总抱怨深圳夏天漫长，难熬，可现在发觉，三伏回故乡，才是真正难熬。丝风不透，人像闷在一个大罐子里，即便清晨也感觉不到一丝凉意。

妈妈醒得比我更早，她的一天向来开始的比别人早。在深圳晚上超过7点，我一般就不打电话回家了，因为他们都早已就寝了。睡得早，自然也起得早。我以前带儿子回来，新生代都是夜猫子，打游戏看手机要到下半夜，这时外婆起床，彼此吃惊，才不得不不去睡。

妈妈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市场，要把一天的菜买回来，她是急性子，恨不得晚上的菜早上就全做好。这在子女们都回来时表现尤为突出，想不重样地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她年纪都那么大了，哪好意思让她动手呢。一再对她讲，不用她操劳，菜我们自己买，自己烧，来不及的话在外面吃也可以。但我们再讲，奈何起不了早。常常我们起床后，妈妈把菜都买回来洗切好了，甚至有的大菜都已经做好了。所以，当我五点醒来，即便想再睡个回笼觉也不行了，赶紧起床陪老妈去菜市场。

逛家乡菜市场其实也是我一大乐趣。楼下小农贸市场，三四点就有动静，等到五点多，早已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了。除了室内棚子里档口卖菜者，外面露天但凡有空隙的地方，都坐满了小摊小贩，菜被放在竹篮子里、塑料盆里、小推车里，或直接垫张塑料皮或泡沫板摆在上面。妈妈一家家看过去，碰到中意的，就蹲下来挑选。有几家，妈妈告诉我，都是自产自销，菜品好，不是菜贩子处兑来的。那些人也认识她，哪天有什么好菜摘下来，会提前告诉她，或者给她留着。

菜贩子摊位上都贴着微信二维码。妈妈不用微信，她带钱包，整钱要买东西换开。我扫二维码很简单，妈妈不让。我跟在后面，像妈妈的秘书助理，帮着拎包，心想：像妈妈这样不能跟上时代步伐者，流调是查不到她行踪轨迹的。

说实话，我不是很热爱厨房和菜市的人，但家乡的菜市还是很值得逛，它可以给我带来审美的享受。小葱很细，辣椒很干，韭菜、茭白、丝瓜都比深圳的秀气，大冬瓜皮上蒙一层白霜，老南瓜结实得可以住七个小孩。菜贩子们挑来的都是当季菜，不加美颜滤镜也国色天香。

盛夏是瓜果蔬菜丰富的季节，我最爱的莲藕也上市了，一节一节水嫩新鲜，和小米几手臂一样，这藕生吃或凉拌都好，咬一口清甜爽脆，还拉着丝，真正“藕断丝连”。前面听人说有的藕贩子为了保持藕的白净，用漂白水洗，吓得我又不想买。看我这么怀疑，卖藕人立即摊开满是淤泥的手掌说，你看，才捞上来的。我点头买下，忽又想，这双反应过快的淤泥手怕不是“此地无银”吧？再一转念，买就买了吧，若这样担心，现在还有什么好吃的？

莲藕是荷花地下茎，莲的整个家族都是好东西。我平常爱买干莲子煲汤，清火去热，帮助睡眠。8月回老家，天天能吃上新鲜莲子。有剥好的论斤卖，也有没剥的论个卖。江南可采莲，高铁一路走来，随处可见片片荷塘。不过鲜莲子却不像以前那么丰富了，以前楼下卖家很多，如今只有一个小贩，还不是天天来，一问，原来许多人微信订购了，我便也加了他的微信。鲜莲子也分老嫩，价格有差别，嫩的清甜，芯子不苦，直接吃；老的，剥出来，煲稀饭和老汤都很赞。我还特地买了些带把的莲蓬，准备带回深圳，莲子摘出来，莲蓬瓢留着晒干，到时煮茶叶蛋可以放进去。

爱莲的人很多，中学时背过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：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……”莲花象征吉祥纯洁，佛陀以莲花为座，象征清净无染，光明自在。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也是以《莲花》为题，发在《山花》杂志上。

小城河网密布，荷塘过去处处可见，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，城区扩大改造，现在大多集中按景点打造了，且多以观赏莲为主。去莞宜机场会途经陶辛水韵，那里成片的荷花十分壮观，已成3A级景区。相传李白赠别汪伦游历青弋江醒酒小憩的“清凉渡”，周瑜夫人小乔隐居的“香湖岛”就在此处。

尽管一切在朝着商业化、秩序化方向发展，但在小城仔细寻找，还是能发现许多未被收编的野荷塘，这也是我探寻的乐趣所在。

老妈年纪大了，路走多了脚疼，所以只能在楼下的小农贸市场逛。她心心念念南门外大桥那边的大农贸市场，对于热爱菜市场的老妈，不能不是一大遗憾。有天清早，我跟在姐姐电瓶车后面，经过大桥，发现许多人，下来一看，都是挑担子的卖菜人。这是从大农贸市场衍生出来的市集，他们在这里完成交易，等到市场管理者上班，菜都卖光了，大桥又空了出来。管理者说不定自己也乐意在这个点去买点自产自销的新鲜蔬菜呢，生存不易，留条道于人于己都方便。

说了半天蔬菜，其实回老家，荤菜才是重中之重，老鸭、老鸡必定要炖的。在深圳，鸡不到一个小时就烂了，也许我没买到正宗老鸡。而这边，不煲上几个小时烂不了。再有就是这边的河鲜。长江边水产品多，涨水的时候，小城人自己就拉网扫鱼。辣椒炒小虾，或者做虾子酱，都美味可口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这边的生姜，8月嫩姜上市，妈妈买来许多洗晒，或糖醋，或加盐腌制辣椒，早上喝稀饭，泡锅巴，简直爽极了。

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看着这些水灵灵的蔬菜，恨不得把整个菜市场都装进行李箱带回深圳。

商洛山

(总第2639期)